



美丽海滩 盛近 摄

彭大将军的本色

□宋海峰

提起开国元勋彭德怀元帅,我们立刻就会想起毛泽东那首赠彭德怀的六言绝句:“山高路远坑深,大军纵横驰奔。谁敢横刀立马?唯我彭大将军!”

红色史料记载,彭德怀元帅不仅是决胜沙场的雷霆名将,更是务实清廉的共产党人典范。从平江起义的烽烟、长征路上的刀光,到太行血战的烽火、西北大漠的征尘,直至朝鲜战场的冰雪,他始终以粗茶淡饭的简朴、克己奉公的坚守,诠释着共产党员的真正品格。

在湖南省湘潭县乌石村彭德怀元帅故居和纪念馆,彭德怀一个又一个严于律己、克勤克俭的故事,深深触动着我的心弦。

彭德怀的艰苦朴素,在党内军内早已有口皆碑。1929年初,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,红五军生活之艰难,是“言之痛心,念之酸鼻”。一天,军部后勤处长买了一只鸡和半斤牛肉,想给日夜操劳的军长彭德怀改善一下生活。彭德怀严厉批评后勤处长:“我们又不是旧军阀,对我搞这些特殊于啥!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,官兵要有盐同咸,无盐同淡。”并责令后勤处长把鸡和牛肉送给医院的伤病员吃。

廉生威,洁生力,彭德怀的威严,连对手都不得不折服。1947年10月,敌整编七十六师被我军歼灭后,彭德怀找被俘的师长廖昂谈话后,留廖昂吃饭。警卫员端来一盆面条,廖昂惊讶地说:“副总司令太艰苦了。早就听说彭副总司令生活俭朴,万万想不到你就吃这样的饭,名不虚传!名不虚传!”彭德怀沉下脸,说:“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大惊小怪,觉得难以下咽,正说明国民党腐朽透顶,注定要被人民打倒。”

听讲解员讲述这一故事,我不

禁感慨万千,粗茶淡饭一盆面条,横刀立马、叱咤风云的彭大将军,把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“想到衣食住,若无人民岂能活?”在彭德怀的心中,人民是天,百姓是地。1943年,饥饿猛烈地向太行根据地袭来。4月,彭德怀先后两次下令,要求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全体指战员,每人每日节约一两小米救济老百姓,而他自己则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、总部人员一起,每日两餐,或吃菜粥、榆叶面条,或吃玉米芯、黑豆皮做的饽饽。在彭德怀的以身作则、身体力行下,太行、太岳、冀南等重灾区的领导机关和部队纷纷节食,救济灾民。今天读到这个故事,我仍激动不已,不由感叹,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”的答案,就隐藏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。

廉自何来?来自平时的一点一滴,来自行动的高度自觉。这份自觉,这种风骨,正是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精神基因。

在彭德怀元帅纪念馆展厅里,一双打着十余处补丁的蓝色细纱袜格外引人注目。讲解员动情地介绍,这是彭德怀生前穿了十多年的袜子,上面有他自己一针一线缝上去的补丁,即便后来身居党、国家和军队要职,这位开国元帅依然珍视这双旧袜,始终不舍丢弃。

彭德怀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和工作作风。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,彭德怀住进了中南海的永福堂,既不肯换新房又反对翻修与粉刷,说:“哪里漏就补哪里,能住就行了。”有一次,彭德怀到南方视察工作,临走时,发现有人往他乘坐的汽车后备厢里装酒,他当即怒目,严令随行人员把酒全部卸了下来,并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:“别小看这一箱酒,有时针尖大的窟窿,能漏过斗大的风。”

我们深切缅怀这位戎马一生的共和国元帅,崇敬他公私分明、严于律己的崇高风范。1954年国家实行干部薪金制后,干部子女教育费用改由家庭承担。当得知作为烈士遗孤的自己侄女可享受国家供给时,彭德怀当即在来信上批示:“不要国家供给,由我负担。”这短短十个字的批示,既体现了共产党人反对特权的坚定立场,更彰显了老一辈革命家廉洁自律的政治本色。

“近水楼台‘不’得月”——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的清廉本色!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,彭德怀的侄子彭起超正在军校学习。按资历和表现,他本应授上尉军衔,但彭德怀得知后,坚决要求压低一级。这一“压”,压的是私情,挺的是原则;降的是军衔,立的是标杆!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严于律己、不徇私情的崇高品格。

彭起超找到彭德怀,很是委屈:“您当国防部长,为什么不按政策办事呢?”彭德怀严肃地解释道:“了解你的人,知道你是凭本事当上上尉的;可不了解你的人,一定以为你是靠彭德怀的关系戴上这个牌牌的。全军近百万干部要授衔,在这个问题上,我只有牺牲你,才能服众。这里没有政策问题,只有全局问题。”

漫步在彭德怀元帅故居和纪念馆,一个个关于他的故事如清风拂面,让人心潮澎湃。杨尚昆在《读〈彭德怀自述〉》中的评价犹在耳畔:“他临阵对敌的雷霆之威,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忧,政治上的松柏之节,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,使他不愧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,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。”

怀真抱素,德厚流光。彭大将军,您的高风亮节已化作民族的精神坐标,您的赤胆忠心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碑之上。

寻乌旧事:童年记忆

□赵子清

我的童年是在江西寻乌的农村度过,十三岁才到县城读高中。那时,除了上学,干农活、做家务是躲不开的功课。这些累人的活儿,是我人生中最深的记忆。

束发劳筋

刚有点力气,我就得跟着大人上山弄柴火。

寻乌山多树多,砍松枝、油茶枝,最多的还是割芦荻。常跟母亲去铁坑,在南桥罗陂,那里有个大水库。七点半左右出发,走半个钟头崎岖山路便到了。母亲挥镰“喇喇喇”,芦荻倒下一大片,我跟在后头,也割一小片。一个上午弯腰弓背,累极了,就在溪边石上歇口气,捧几口凉水喝。中午,母亲把芦荻捆得又大又紧实,挑在肩上。我挑一小捆,肩膀生疼,脚板火辣辣,一步步往家挪。

“掌牛”(放牛)是我干得最久的活。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一,家里承包了生产队一头大水牛的看管挣工分。放学或放假,牵它去河边、田埂或长满“油草”的荒坡,牛低头吃草,我在旁边割鱼草或玩耍。

春耕最累。初春露水深,寒气钻心,天未亮,约五点,我就得爬起来,踩着木屐去牛栏,牵牛给生产队,出工犁田。牛栏弥漫着草料和牛粪味,看到牛在大口吃草,我心里才踏实。日子久了,仿佛能懂牛的眼神——渴了望水,饱了温顺。

周末最爱骑在牛背上看书。那时书少,几本翻烂的小人书,《地雷战》《三毛流浪记》,还有一本掉了封皮的《胡海棠》,翻来覆去地看。一次看得入神,水牛忽见山坡母牛,猛地跳起,把我狠狠摔下,后脑勺磕了个大包,昏了过去,至今留疤。

最难忘牛的情义。后来我到县城读书,放假回家,刚下车,在对面山坡吃草的牛,抬头望见,撒蹄奔来,眼望着我,尾巴欢甩。那一刻,心头滚烫。再后来去省城上大学,父亲来信说牛老了,犁不动田,生产队把它杀了分肉。那晚,我捧着饭碗,喉咙发紧,一口也咽不下。

稚肩承重

家里挑水,母亲干得最多。屋场祠堂对面百来步的稻田边,有口老井,青石板井台,水清甜。母亲忙不过来时,就叫我和大哥挑。初挑水只能装半桶,走路还是摇晃,水常泼湿裤腿鞋袜。最佩服父亲,他力大,挑满满两桶,扁担弯驼,却走得稳稳当当,毫不费力。

懂事起就帮母亲烧火。清早,母亲在大铁锅煮全家七口人的饭,蒸水蛋或放些红薯芋头。她去屋后小河洗衣,我就守灶膛,添柴、松毛或柴火,看火候。火苗“呼呼”蹿,烤得脸发烫,守到七点半家人回来吃饭。

父亲不光力气大,做事也肯下力。1975年,家里盖房子,父亲一手一脚操持,亲自“出砖”(打土

坯),重活也自己干,我和大哥跟着出力。记忆最深的是,跟父亲去山顶捡石头,盖房打地基、砌墙脚用。天墨墨黑,凌晨四点多,父亲喊起我们兄弟,趁月未落,深一脚浅一脚上山。借着月光,专拣大小匀称、棱角少的硬石头。手指在冰冷的土石里扒拉,很快冻麻。拣满一箩筐,父亲用扁担挑。我和大哥力气小,也咬牙多背。

一趟一趟,赶在天亮前挑回。父亲总走在前头,他那满满箩筐和稳稳脚步,仿佛在说,家就是这样一砖一石垒起来的。

手足情深

兄弟姐妹七个(一个妹妹夭折,一个弟弟读初三时病亡),最后剩下五个。20世纪70年代,农村都穷。我家稍好点,父亲省吃俭用,有时还会去广东梅县卖点自种的烟叶、香菇、花生。但肚子好像从未真正饱过,早上那钵饭总不够,我眼巴巴望着,母亲见了,默默挖一块她碗里的给我,有时匀点中午饭给我早上吃。

父母在生产队起早贪黑,收工后还忙留地,没空管我们,都是大的带小的。大哥上学,用客家“背带”,把大妹美招背在胸前背后。我也背过三弟四弟,坐在教室最后一排,弟弟哭闹或要拉撒,就得赶紧跑出去。

有件事至今还记得,我五岁左右,大哥带我去猪场玩。猪场后有一米多深的粪池,装了半池猪的尿液。我们淘气,沿巴掌宽的池边走。我脚一滑,“扑通”掉了下去,大哥在上面死命拉,我拼命扑腾爬了上来,捡回一条命。

苦中有乐

小时候日子虽苦,但开心事也不少。

和伙伴玩耍,没玩具自己造,用旧木桶拆下的铁箍圈“滚车轱”,在晒谷坪追着跑。在小河小溪里,用簸箕拦小鱼虾,翻石头摸石螺。

最高兴的是看电影。公社放映队一年来村里放几回,在学校操场或晒谷坪挂白布当银幕。《南征北战》《地道战》这些打仗片,看得人心头咚咚跳。去晚了挤不到前面,我和大哥就站在银幕背面看,字是反的,但枪炮声一样响,我们一样入迷。

赶集是件美事。跟父亲去南桥或留车赴圩,最馋5分钱一碗的“仙人板”(凉粉),浇蜂蜜,看一眼都能流口水。父亲常卖烟叶、鸭子或豆子,他算账飞快,脑子比算盘灵,别人还在拨算盘,他一口报出价钱,分毫不差。父亲偶尔排长队,花两毛钱给我买盘猪油渣炒面。油汪汪、香喷喷,那滋味,一辈子忘不了。

寻乌的山坳里,那沉甸甸的担子,那灶膛的温暖,那清甜的井水,那油渣面的浓香,还有老牛湿润的眼睛,共同构成了我艰辛却底色明亮的童年。

浮桥望晚

□王祥英

独倚桥栏暮色苍,
霞飞远岫水浮光。
波摇锦绣千层暖,
灯点疏星几处凉。

风引橹声归苇岸,
云移山影入渔乡。
此心欲共沧波老,
一半清欢一半苍。

八一礼赞

□刘文俊

浴血荣光正热播,
南昌起义撒星火。
井冈赣南寻大道,
万里长征百战多。

延安城头红星亮,
警钟长鸣西北坡。
河山统一京都定,
天安门前奏国歌!

送别

□邹若宇

北海到赣州没有直飞航班,回家的路途遥远又颠簸。我马上就要到家了,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,仿佛我是从远方来路过这里的客人。

因忙于工作,我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回家了。这时父亲的电话来了,我连忙接通——“到哪了?我这就来接你,你备勤的事……”“马上到了……找人换班了。”父亲也是警察,他经常叮嘱我要遵守纪律。“爷爷怎么样了?”“……到了再说吧。”父亲沉默许久后回答我。

这次回老家待的时间会很短,是为了送爷爷最后一程。回乡路上,我在脑海里一直搜寻着关于爷爷的回忆,很清晰,也很模糊,很多,也很杂。回忆里,那是一个戴着茶色大框眼镜的男人,头发很黑,脸上会挂满自信和热情的笑容,后来,头发逐渐银白,步履也变得蹒跚,再到后来,是在火炉旁烤火的老人,是笔记本上不断弯曲变形的字体,是微信里越发颤抖的语音。想着想着,眼泪很快流出来了,我怕周围乘客看见,抓紧擦干。

我才刚到,就望到父亲的身影,好像周围的一切熟悉了起来。父亲之前说,他喜欢梁实秋的文章,特别喜欢那句,我不愿送人,亦不愿人送我。好像之前每次要送别的时刻,父亲总喜欢将氛围调节得轻松些,就再把这句话搬出来。在我小的时候,父亲不止一次将爷爷送他去上警校的场景描述给我听:开学前夜,爷爷将钱缝在父亲衣物里兜,第二天将父亲送上火车安顿好行李,爷爷告诉他,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警察也是一样。嘱咐罢,爷爷直接扒开火车的推拉窗户,手紧抓住窗沿,双腿一跃就下去了,又转身扶住火车,继续对父亲叮咛。父亲说,那时的爷爷是多么矫健。

我走到父亲跟前,看到他红红的双眼。拖着行李,跟在父亲身后,我不想哭,尤其是在父亲面前。行李太多,我怕根本腾不出手去擦眼泪,可走着,走着,眼泪又下来了。

到了请假结束的日子,我对父亲说,明天我自己去机场,不必送我了。父亲说,一年难得回来几次,一定会去送我。

第二天一早,父亲就和我一同从家出发,周折了一番,下午才到赣州黄金机场。父亲总习惯在安检入口凝望,看着我排队、安检,默默凝视着我的背影,直到障碍物挡住视线,只剩下一个口子的间隙,他便不断调整位置,探头注目。我知道他在看着我,通过安检口收拾好行李后,我用力回头,朝他一挥手,他也一挥手,假装转身离开。我并没那么快动身,只是站在原处,下一秒,父亲又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人影晃动的间隙,父亲微驼的轮廓正与记忆中爷爷送行时的剪影重合,这时我连忙背过身去,喉间的酸涩突然有了重量,耳边又回荡起父亲在爷爷遗像下说的话,不知不觉口罩上边已被几滴眼泪浸湿。

饭豆

□李伟平

豆子是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,种类众多,营养丰富。古代有“五谷宜为养,失豆则不良”的说法,是说五谷养人,但没有豆子就会失去营养平衡。

饭豆是豆子中的一种,又名白豆。李时珍说:“饭豆,小豆之白者也,亦有土黄色。豆大如绿豆而长。四五月种之。”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饭豆,补五脏,调中,助十二经脉。暖肠胃。杀鬼气。肾之谷,肾病宜食之。”豆类中,饭豆为补肾之首,被誉为“肾之谷”。

饭豆荚的吃法和豆角、四季豆差不多,可炒可煮,亦可腌制成酸菜。饭豆子做菜味道也佳。在乡下我吃过一道焖饭饭豆子家常菜,煮豆时加了少许刚从菜园里采摘的薄荷叶子,豆香与薄荷香交融,印象深刻。每每想起,唇齿留香,普通的食材,简朴的烹饪,却有最贴近大自然的味道。这让我想起苏轼的《东坡羹颂》,当中的描述颇为洋洋自得:“东坡羹,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。不用鱼肉五味,有自然之甘。”

所谓东坡羹,其实就是苏轼用白菜、大头菜、萝卜、荠菜,加上大

米、生姜熬煮的菜羹。古人这种“自甘藜藿,不羨轻肥”的生活态度令人肃然起敬。

饭豆子做成零食也不错。昨天,妻子用数斤饭豆子做成五香饭豆子。做法:将饭豆子放锅里,开水煮焯后晾干,再放入电热水煲中,加入八角、香叶、草果等香料和适量生抽、少许白砂糖、少许水,焖煮一个多小时后,起锅晒干即为成品。品尝后,我给了五个字评价:“零食天花板。”妻子洋洋自得说:“还得加一句,好吃又营养。”

饭豆既可做菜,亦可做主食。作为主食,豆粕为佳。宋代文学家、美食家林洪所著美食专著《山家清供》中所述一百九十二道食物饮品中,豆粕序列第八。苏轼也喜之,以生花之笔写了二十句长诗《豆粕》。

提《豆粕》,先说豆粕故事。西晋大富豪石崇,在其奢华的金谷园宴客时,豆粕是向客人炫耀的私房食物。豆粕的做法属绝密,后来下人将制作方法外泄,石崇即杀害之。当然,苏轼的《豆粕》是从批判的角度写的,嘲讽石崇生活奢侈、醉

生梦死,上豆粕只是为了炫耀而已。苏轼在该诗中说了古人再说自己:“身心颠倒自不知,更识人间有真味”“卧听鸡鸣粥熟时,蓬头曳履君家去”,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躺在床上,听到鸡鸣声,估计豆粕熟了,头也来不及梳,鞋也来不及穿好,赶快喝粥去。可见,豆粕真是诱人的妙品啊。当然,上述豆粕之豆,不一定是饭豆,也可能是其他豆。但是,饭豆,饭豆,顾名思义,乃宜饭食之豆。我想,饭豆粕应是豆粕之列的上品,这该不会有什么争议吧?

饭豆并不是什么珍贵的食材,在偏远的乡村,五元一斤。然而,人生的美味平平淡淡是最真。林洪《山家清供》记载的食物,大多是家常的东西。诸如萝卜、茄子、莲藕和馒头、豆粕之类,都是我们日常吃的东西,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东西。林洪给了我们启示:对食物的态度,也是对生活的态度。写到这里,不由得想起海子的诗句:“从明天起,关心粮食和蔬菜……”再改动一下——从明天起,在庸常的生活中做一个幸福的人。



牧童

戴琛制图